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
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一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夷常竊悲周公之不遇

鴟鴞國風篇名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中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束

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君夷周公召公篇名君者尊之之稱夷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乃作君夷勞頭歎周公起奇絕

及觀史記見孔子

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

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

接手又美孔子更奇通篇以樂字為主

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

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

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

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

子也雙收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歐陽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取亦高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

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

先出歐陽公

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次出梅公其

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樂其所樂也

歐梅之樂只虛寓妙

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

即作詩及詞賦之類

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

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欲寫其得見先寫其不得見文勢開拓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

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

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

之說異思有以執之梅聖俞特與共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寘公第二不為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己處

非左右為

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

祝

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

己

以上錢歐梅之識拔自己之遭遇極為淋漓酣暢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應在富貴貧賤

有大

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占地步多少

苟且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

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

自東坡說出自己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

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

哉游哉可以卒歲

引成語四句收住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

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未復以樂乎斯道專頌梅公是樂字

評語

此書叙士遇知己之樂。遂首援周公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於聖門之徒。坡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演白

軾每每讀詩到鷓鴣一章。讀書到君爽一篇。常常暗地裏悲傷周公的不遇。等到讀了史記。看見孔子困厄在陳蔡的中間。卻是絃歌的聲音。仍舊不斷。顏淵仲由的一般學生。互相問答。夫子道：『不像牛的一類。不像虎的一類。到那曠野裏去。吾的道理不對麼？吾為什麼到這樣？』顏淵道：『夫子的道理太大了。所以天下的人不能夠容納。雖是這樣。不能容納。也有什麼害處。并且不能容納。然後可以見得是君子。』夫子油然的笑道：『顏回。如果你多財。吾情願替你做官。』那天下雖不能容納。卻是他的學生。能够有足。拿來互相快樂。竟是這樣。現在才曉得周公的有富貴。實在有不如夫子的貧賤。想拿那召公的賢明。管蔡二叔的親近。卻不知道他的心思。那周公有什么人。和他一同快樂。這富貴。卻是夫子的所和他一同貧賤的。都是天下的賢才。便也足以快活在這上面了。軾在七八歲的時候。方才知道讀書。聽見天下有歐陽公的人。他的做人。像古時孟軻。韓愈的一等人。卻又有梅公的人。跟他一同交游。和他上上下下的議論。後來到了壯年。方才能够讀他的文章詞賦。想見他的做人。想他一定飄然的脫去世上塵俗的快活。卻自己能够快活他的快活呢。剛才學做對仗排偶詩賦的。

文章求一升一斗的俸祿，自己想來，沒有能够進來見諸公的面；到了京師一年多，沒有曾經一看公卿的門。今年春天，天下的士子多聚集在禮部，致試。先生和歐陽公實在親身致試，他軾沒有自己想到，致中在第二，後來聽得人家說：『先生愛這篇文章，以為有孟軻的遺風，卻是歐陽公也，因他能够不做世俗的文章呢？』那錄取的原因，就在這裏。『沒有左右的人先替他通關節，沒有親舊的人替他請求囑託，卻是在以前十多年的中間，聽他的名望，不能够見一面的，一旦做了知己，退下來想他，人果然不可以苟且求富貴，但也不可以只求貧賤，有了大賢人，我去做他的學生，便也可以靠託了。』如果圖一時的僥倖，跟了成隊的車馬，幾十個人，使得鄉閭里巷的小百姓，聚了觀看，并且贊美歎息他，也怎能够換這個快活呢？書上說道：『不怨天，不怨人。』因為閒暇自得，可以過年了。先生的名望滿佈天下，卻是官位不過五品，先生的容貌面色溫順的，沒有怒容。先生的文章，寬厚敦重樸實，卻沒有怨言。這必定有所快活，在這種道理呢！這個道理，吾願雜在中間，參與參與呢。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折開，點出已盡一篇之意。

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釋所以志喜之意。

周

公得禾，以名其書。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飭周公於東，主周公嘉天子命，作嘉禾。

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

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鼎元年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

不忘一也。

引古為證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

種樹以為休息之所。

先記作亭

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

縱一筆下使可用既而字轉大

始曲折

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

跌一句借憂字形出喜字

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

為未足。

又跌一句

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次記雨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

相與忭於野。

慶歌忭三

憂者以喜病者以愈。

次記喜

而吾亭適成。緊接此句妙雨更不可不喜喜更不可不志志喜更

不可不以此名亭在此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

祝

曰五日不雨則無禾。

開出波濤

五日不雨則無禾。

更五日也

曰五日

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

更十日也

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

同薦饑獄

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

以無雨之可憂形出

得雨之可樂

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應前示不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

者不得以為禱。

如

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

一眼注者亭即不肯一筆便說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

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歌非餘文，蓋喜雨固必志，而志喜雨何故？抑于亭此理，還未說出，因借歌以發之。

只就喜雨亭三字，分寫合寫，倒寫順寫，虛寫實寫，即小見大，以無化有，意思愈出而不窮。筆態輕舉而蕩漾，可謂極才人之雅致矣。

演白

這個亭子拿「雨」字來題名，是記喜歡的意思呢？古時有了喜歡的事情，便拿來題物的名，表示不忘記呢？周公得了嘉禾，拿來題他的書名；漢武帝得了寶鼎，拿來題他的年號；叔孫勝了敵人，拿來題他兒子的名字；這喜歡事情的大小雖不齊，他的表示不忘記却一樣呢？我到扶風郡的明年，方才治理官衙，做個亭子在堂的北面，又鑿個池在他的南面，引了流水，種植樹木，拿來做休息的地方。這一年的春天，落麥在岐山的南面，占卜下來，說是豐年的預兆；後來整月的沒有下雨，百姓方才因此憂患得很，到了三月乙卯日，方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以為沒有够；丁卯日又大大的下雨，下了三天，方才停止。官吏彼此在亭上慶賀，商賈的人彼此在市上唱歌，種田的人彼此在野裏歡喜，憂的人因此快活，病的人因此全愈，卻是吾的亭子，恰巧在這時造成。那麼在亭上備了酒，聚集了許多客人，並且問他們道：「五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五天不下雨，便沒有麥了。」「十天不下雨，可以麼？」說道：「十天不下雨，便沒有稻了。」沒有麥，沒有稻，年歲就要一年兩荒了，監獄訟案，夾雜起來，強盜竊賊，陸續添多，便我和你們的幾個人，雖要想安閒自得，拿來快樂在這個亭上，這豈能够

得着呢！現在上天不肯拋棄我們的百姓，方才早就賜他的甘雨，使得吾和你們的幾個人能够彼此安閒自得，并且快活在這個亭上的，都是雨的賞賜呢！這又可以忘記麼！既經拿來題這個亭子，又接了唱一隻歌道：『如果天上落下珠子來，冷的人不能够拿來做衣裳；如果天上落下美玉來，餓的人不能够拿來做米粟；下雨一連三天，是那個人的力量？百姓說是太守，太守不有這力量，歸到天子，天子說不對，歸到造物，造物不肯拿來算自己的功勞，歸到他太空，太空杳杳冥冥的，沒有地方去叫他。吾因此拿來題吾的亭子。』

淩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

筆亦淩虛而起

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

終南山在陝西西安

府

而都邑之麗者，莫近於扶風。

麗附也

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

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

應宜若句

此淩虛之所為築也。

點出臺

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

累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

計

曰：是必有異。

銳末築臺之光

使工鑿其前為方池，

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

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

既祭臺之後恍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

公曰是宜名凌虛。

點出名臺

以告其

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

點出作記

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

提句

寄想甚遠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

臺從無而有是說興成

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臺自有而無是說廢毀

嘗

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

祈年橐泉皆宮名

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

柞。

柞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

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

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

計其一時之盛

宏傑說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

例興成

然而數世之後欲求

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

歟。

例廢毀思乎今古唏噓感慨欲歌欲泣

夫臺有不足恃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

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推進一層說

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

託意有在而不說出妙

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評語

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樂然在我有足恃者何不樂之有

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故以至理出為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

本奇

演白

住在南山的下面，那起居飲食，應當像和山接近呢？四方的山，沒有比終南再高，卻是都邑附近山的，沒有比扶風郡再近。拿最近去求最高，這在形勢上可以必得的，卻是太守所住的地方，沒有曾經知道有山的，雖不是事情的所以損益他，卻物理上有不當這樣的。這凌虛臺的所以建築呢？當他沒有築的時候，太守陳公手中拿了杖，徜徉逍遙，在這下面，看見山嶺露出在樹木上面的，相連不續的，像人的行在牆外，卻見他的髮髻呢？說道：「這必有奇異可觀的。」使工人鑿他的前面，做個方池，就拿這個泥土做個臺，臺的高度，只不過高出屋簷為止，後來人家到這臺上的，恍恍惚惚，不知道臺的高低，卻以為山的踴躍奮發，迅速出來呢？公道：「這應當稱他『凌虛。』」拿來告訴他的佐吏蘇軾，并且求篇文章，做個記念。軾回答公道：「物的興廢成毀，不能够預先知道呢？以前的荒草野田，霜露的所蒙蔽隱蔽，狐虺的所逃竄伏匿，當這個時候，豈知道有凌虛臺出現呢？廢興成毀的事，相循環到沒有窮盡，那便臺的再變做荒草野田，都不可以知道呢？我曾經試和公，登到臺上去一望，他的東面是秦穆公的祈年櫓，兩宮呢？他的南面是漢武帝的長楊場，五柞宮，他的北面是隋文帝的仁壽宮，和唐朝的九成宮呢？計他一時的興盛規模，闊大形式奇美，建築堅固，不能搖動的，豈但百倍那凌虛臺呢？然而隔了幾代後來，想求他髣髴的形象，就是破瓦壞牆，也

沒有再存在了，早早的已經化做禾黍荆棘土阜田畝了；那何況在這個臺呢！想那臺還不能够靠了長久，卻何況那人事的得失，忽然去，忽然來的呢！那有的人想拿來誇耀世上，并且自己滿足便差了！因為世上實有可靠的，卻不在乎臺的存亡呢！既經拿來告訴公，退下來做這篇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

樂字是一篇主意

非必怪奇偉麗者也。

鋪糟啜醢。

薄

酒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寧食瓢飲不改其樂意。

一起便見超然

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

以足吾欲者有盡。

指富貴利達

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

少，而可悲者常多。

不超然則不樂

是謂求禍而辭福。

禍可喜，禍可悲，今以求禍辭福之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禍辭福也。

夫求禍而

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

蓋被也，承上起下。

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反

然

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

我常眩亂反覆。

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

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

喻眼界之小

是以美惡

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大哀乎？

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

錢塘屬浙杭州府膠西即膠
川屬山東萊州府。入題。

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

采椽

不斲。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

安得超然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

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安得超然。

人固疑予之不樂也。反跌起下處之期

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正寫已之安往而不樂。

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安邱高密二縣名。以修補破敗。

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故意肆

志焉。

敘完作臺事。上寫因樂而有臺下寫因臺而得樂。故意肆志四字正為樂字寫照。上下關鎖。

南望馬耳常山。二名山。秦漢間高人多隱於此。出沒隱見。若近

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美門子高者。秦人盧敖秦博士之所

從遁也。

西望穆陵。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廬南至于穆陵。即此。

隱然如城郭。師尚父公太齊威公公即桓之道

烈。猶有存者。西北俯濰水。韓信與龍且戰夾濰水而陣。即此。慨然太息。思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之功。而弔其不終

北。憑今平古感慨。

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

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

在客。未嘗不從人。擷賢入園蔬。取池魚。釀娘去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

遊乎。

擬持取也。臨酒為醺。林稷之黏者。即糯也。淪。煮熟而出之也。脫粟。縹脫。瓶而已。言不精鑿也。寫人與臺之日用平常。樂字一振。

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

也。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點臺名字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應前安往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句超然之意得此一結更暢

序

是記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演白

凡是物類一定都有可觀的。苟其有可觀一定都有可以快活的。不必定要有怪奇偉大美麗的呢。米糟薄酒吃了都可以醉。果實蔬菜草木一類的東西吃了都可以飽。照這樣類推出去。吾到那裏去。怕不能快樂呢。想那所以要求福祿辭禍患的。因為福祿可喜。那禍患可悲。呢。人的所要。沒有窮盡。卻是物類可以足吾欲望的。有限。美的惡的。辨別在。心中戰爭。那去取的選擇。交涉在前面。這樣的做。便可樂的。常少。那可悲的。常多了。這就叫做求禍患去辭福祿。想那求禍患。辭福祿。豈是人的常情呢。實因為物欲去遮住他呢。他游在物的裏面。卻不能游在物的外面。物並不是有大小啊。從他的裏面看出來。沒有不高而并且大的呢。他挾了高大來對我。我便常常昏亂反覆。像在洞裏看人家的爭鬪。又那裏知道勝敗的所在。所以美惡的心。縱橫發生。那憂戚快活出來了。豈不是大大的可以悲傷呢。吾自從錢塘遷移守那山東膠州。放了舟楫的安逸。卻嘗這車馬的勞苦。去了雕刻牆壁的美麗。卻居在櫟木做的房屋。離了河山的

大觀卻行在桑麻的野裏方才到的時候，年歲屢次不熟，盜賊滿在野裏，獄中的囚犯充滿，訟詞相連接的，那辦素食的廚房，索然無生氣，天天只吃蔬菜一類的東西，人家固然要疑心吾的不快活了，但是吾住了一年，卻是面貌加豐，頭髮向來白的，一天一天的反而黑起來，吾既經快活他風俗的淳厚，卻這裏的百姓也安我的拙笨呢？那麼就整理他的園囿，清潔他的庭宇，斬伐安邱高密的木材，拿來修補破敗的地方，做暫時安逸的計策，那園的北面，靠了城拿來做臺的，已經舊了，稍為修理，拿他刷新一下，時常互相登臺看望，放了心意，逞了意志，非常的快活。南面望馬耳常山，出沒隱現，又像近又像遠，也許有隱君子在這裏麼？他的東面有廬山，秦人廬教所逃遁的地方呢？西面望穆陵，隱隱然像城郭的一般，姜太公齊桓公遺下來的功業，還有存在的，北面俯下來望望濰水，慨然的嘆息，懷想淮陰侯的功業，卻弔他的不得善終，這個臺高大并且安逸，深廣并且明亮，夏天風涼，冬天溫暖，下雪的日子，風月的夜裏，吾沒有曾經不在，客人沒有曾經不跟的，採了園中的菜蔬，拿了池中的魚，釀了高粱的酒，煮了脫粟的飯，卻去喫他，并且說道：『快活啊！這種游散呢！』當這個時候，吾的弟子由，恰巧在濟南聽見了，做篇賦，并且題他的臺叫『超然』，因此見吾的不論到那裏沒有不快活的緣故，因為能够游在物的外面呢。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

神宗年號

十年秋彭城

彭城今徐州是

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

雲龍山在州城南張

天驥

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

六麓山足

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

其上

先點作亭

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

其缺

承寫固異境作亭

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冥之間俯仰百

變

又從異境上摹寫一番

山人有二鶴甚馴

馴馴習也

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

所如或立於陂

卑田澤障曰陂

或翔於雲表暮則僚

僚僚向

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

亭

次點名亭二段敘事錯落多致

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

落飲酒二字作

後

挹山人而告之

挹酌也

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

三句是一篇綱領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易中孚九二爻辭言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鶴鳴于隱幽之處而其子和之也

詩曰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

詩小雅鶴鳴之篇皋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於九皋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

蓋其為物清遠

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

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

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惠欲禦之皆曰公有鶴何不禦敵乃煩吾為遂亡國

周公作

酒誥

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酒天下化之妹主商之都邑其

衛武公作抑戒

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抑戒以自儆其

三章云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

晉劉伶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為竹林七賢引鶴從上名亭來飲酒從上飲酒來

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開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避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

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應上隱居之樂三句。遠想達觀筆勢。翻潤。山人欣

然而笑曰。有是哉。仍就山人作收。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

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

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歌放鶴。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

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歌招鶴。

評語

記放鶴亭。卻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題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雨雨相較。

真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演白

熙寧十年的秋天。彭城地方的水大發。雲龍山人張君的草堂。水浸到他的門

一半。明年春天水退。遷到舊時住屋的東面。東山的山脚下。登高一望。得着一塊奇異

的境地。就築個亭子在這上面。彭城所有的山岡嶺。四面圍合着。隱隱然像大的圈兒。

單缺他西邊一方面。那山人的亭子。恰巧當他的缺處。在三四月的时候。草木的茂盛。

像是連天一般。秋冬的月光雪色，千里一樣顏色。風吹雨下，或亮或暗的時候，在一舉首一低頭的當兒，有百樣的變化。山人有兩隻鶴，性質很是馴良，並且極會得飛。朝晨便望了西山的缺處去放他，隨他的意思到那裏去。有時立在山邊的田上，有時飛翔在雲霧的上頭。晚時便向東山歸來，所以叫他做放鶴亭。這裏的太守官蘇軾時常後面跟了一般賓客佐吏僚屬吏民去見雲龍山人飲酒在這個亭上，很是快活。他酌了酒給山人喫，並且告訴他道：『你知道隱居的快活麼？雖是朝了南面的君主，也不能够換這個快活呢。』易經上道：『鶴叫在隱幽的地方，這鶴子會得和他。』詩經上道：『鶴叫在九折的皐澤，聲音能够聽到天上。』因為鶴這個東西，清遠閒放，超然在塵世的外面，所以易經和詩經都拿來比賢人君子有隱德的士子。常常把他玩弄，應當像只有益卻沒有害處了。然而衛懿公喜歡了鶴，便亡他的國家。周公做酒誥去戒成王，衛武公做抑戒一篇文字，拿來警戒自己，以為荒惑敗亂，沒有比酒再利害的。然而劉伶阮籍這等人，卻因喫酒保全他的天真，並且名譽傳在後世。咳，做了南面的君主，雖是清遠閒放像鶴的東西，還不能喜歡喜歡了，便要亡他的國家。卻是那一般隱在山林逃在世上的，人雖喜歡那荒惑敗亂像酒的東西，還不能去害他。何況喜歡這鶴呢？從這樣看來，他所有的快樂，竟不可在一天同說呢！山人聽了這一番話，很快活的笑道：『真有這樣的麼？』那麼就做了放鶴招鶴的歌道：『鶴飛去呢，在西山的缺處，